

三幕六場話劇



第一次海戰

楚 奇 著

長江文藝出版社

內 容 提 要

剧本以解放初期在祖国南海的一次海战为背景，描写当时我国年轻的海军，在毛泽东的战略思想指导下，采用了岛船结合的战术，組織进攻，终于以比较低劣的装备和武器，战胜了现代化装备的美蒋海军。

舞 台 設 計

設計者：代眞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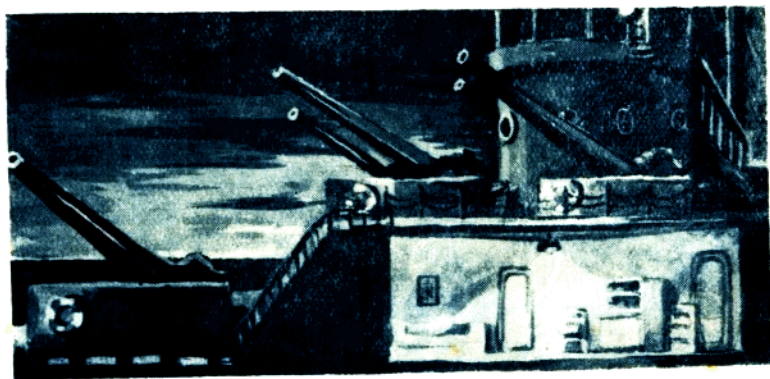
五龍山前綫陣地（第一幕第一場）



敵艦“美齡號”（第一幕第二場、第三幕）



千山前綫指揮部（第二幕第一、二場）



“530號”砲艦上（第二幕第三場）

時間：一九五〇年五月——六月。

地點：祖國南海上。

人物：

劉志鏘——千山前綫指揮部司令員。

鄭立——千山前綫指揮部參謀長。

齊文新——千山前綫指揮部偵察科長。

周尙武——炮艦五三〇號艦長。

梁紹亭——炮艦五三〇號副艦長。

趙永章——炮艦五三〇號航海長。

張雲飛——炮艦五三〇號槍炮長。

王興——炮艦五三〇號譯電員。

劉福——炮艦五三〇號槍炮手。

李震——五龍山前綫指揮所主任，團長。

趙仁德——五龍山前綫步兵戰士。

吳永茂——五龍山前綫步兵戰士。

王永貴——五龍山前綫步兵戰士。

報話員、信號員、通訊員各一人，戰士及水兵多人，敵
俘虜一人。

聞露絲——敵第一艦隊司令。

劉瀛洲——敵第一艦隊副司令。

張克禮——敌艦隊司令部副參謀長。

聞約翰——敌第一艦隊海軍陸戰隊第一中隊少校中隊長。

馮亞夫——敌海軍陸戰隊少校副官。

敌水兵多人。

幕次：

第一幕第一場，在五龍山前綫步兵一連陣地上。

第一幕第二場，在敌艦“美齡”號上，距第一場三天以後。

第二幕第一場，在杜家灣千山前綫指揮部，與上場時間相接。

第二幕第二場，地點同前。距上場八小時以後。

第二幕第三場，在炮艦五三〇號上。距上場時間一天以後。

第三幕，在敌艦“美齡”號上，與上場時間相接。

第一幕 第一場

这是五龙山前綫步兵一連陣地。

陣地上布滿了鉄絲网、塹壕、交通沟。前面是一片廣闊的沙灘，后面是奇山怪石和魚肚色的天空，在那里隱約可見一座天然石洞的洞口。

陣地上硝烟冲天，尘土飞揚，青草被炮火燒焦，时而飞出几点火星，数不清的彈坑被一片烟火所弥漫。山上一棵棵的野菠蘿都被炮彈打的东倒西歪，青翠的树叶也都被炮彈燒得一片焦黃，有的就留一棵树干站在那里。

拂曉，远处火光未熄，股股青烟直冲云霄，一連步兵在修整防御工事。一战士站哨警戒，赵仁德擦着枪，王永貴疲倦的走出交通沟，剛坐在一块石头上，突然又站起来。

王永貴：(惊异地)好家伙，石头都叫敌人的炮火打的燙屁股！

赵仁德：(側过头，逗笑地)王永貴，还活着呢？

王永貴：活着！(驕傲地)五龙山的石头都碎了，可是咱还活着！

吳永茂：活着就好，有一个活着五龙山就丟不了，敌人的軍艦大炮就别想上来。

王永貴：吳永茂，你左胳膊桂花了？

吳永茂：(不以为然地)桂花了，叫蚊子咬了一口。

王永貴：(笑)噢，明白了，李团长講話，你說的这个蚊子还是从大西洋那边飞来的呢！

吳永茂：這还用說嘛，美帝國主義那兒是有名的蚊子窩。

趙仁德：（笑）說的對呀，據說那個戰爭販子杜勒斯，就是蚊子脫生的。

〔笑声，戰士劉福扛着樹干走上。〕

王永貴：（大聲地）劉福，你手上還淌血呢，你給我放下！

劉福：（把樹干放下，冷淡地）淌點血也大驚小怪的，告訴你，這雙手生下來就注定了，不能閑着……

〔遠處傳來“嗡嗡”聲。〕

王永貴：敵人又來搗鬼來了，進交通溝！

劉福：（憤憤地）來罷，狗強盜們！有一天叫你尝尝老子的鐵拳頭！

〔戰士們都跳進交通溝。敵機來了，山頭響起炮聲。〕

趙仁德：（抬起頭）看哪王永貴，敵機在天上耍把戲呢！

王永貴：這是照象，回去他還要匯報呢！

吳永茂：（笑）天上飛的沖下來罷，把你們那千把公斤重的炸彈扔下來幾個，給咱炸出個井來，讓咱解解渴！

王永貴：吳永茂，你渴了？

吳永茂：（摸了摸干癟的嘴巴）嗓子都冒煙了，還不渴！

趙仁德：你渴我也沒好過，三天沒進一粒米，肚子早就鬧革命了。

王永貴：劉福，你咋不說話？

劉福：（盯着上空）我盯着他，看他天上飛的有多大尿……

吳永茂：（一揮手）盯它干啥，還不是和地下走的一樣松包。

趙仁德：（打趣地）誰說松包，昨晚上敵人沖鋒，你忘了，那真叫氣魄，坦克車前邊開道，軍艦跟在後面掩護，一個個

大搖大擺的邁着四方步冲上來。

吳永茂：（俏皮地）他們以為五龍山叫他們每隔十二秒的一發炮彈轟的沒活人了，想象蹣馬路似的上五龍山呢！

王永貴：他呀，錯打算盤了，說簡單點罷，海南島的敵人都叫咱們打的屁滾尿流，這回千山群島啊也是一樣。李團長不是說了嘛，海南島的“伯陵防綫”都變成了碎石頭，千山群島這四十幾個小島子更不在話下。

劉 福：說是那麼說，可就是一打下五龍山，就守住這個窩，動也不敢動……

王永貴：（胸有成竹地）忙什麼！不先把五龍山守住，海上咱連個站腳的地方都沒有。

吳永茂：說的對呀，五龍山就擺在馬江口，不守住五龍山，別說打鯊魚島解放千山群島，連門都別想出來。

劉 福：門是開了，就是人還不出來。

趙仁德：這你急什麼，有劉司令員在杜家灣撐風掌舵，還怕打不跑敵人！

劉 福：（急）可是五龍山守了五天五夜，打的敵人頭破臉腫，為啥還不下命令打鯊魚島呢？我真想不通，一天到晚叫敵人一炮一炮的轟，瞪眼看着敵人的軍艦在咱腳底下湍來湍去，咱們就……

王永貴：（看劉福）可別鬧急性病，打仗可不象在碼頭上散步那麼隨心。咱們當戰士的，不能光凭着這几十斤肉打仗，簡單點說罷，不大離的也得捉摸上級的意圖。若依我說啊，堅守五龍山這不是什麼虧本生意，這是想抓大魚的必要步驟，別看眼前打下來五龍山就按兵不動，這是時

机还没成熟……

赵仁德：(逗笑地)听着没有？吴永茂，咱们王永贵可要成将军了。

王永贵：(笑)那还用说，别看咱是战士，可是一上战场，咱这当战士的，简单点说罢，也得用将军的脑袋瓜考虑问题。

〔同笑。〕

王 兴：(从洞口上)什么事这么乐呵，离二里地都听见了。

吴永茂：(笑)打胜仗了嘛，为啥不乐呵！

赵仁德：一点也不错，仗是打的呱呱叫！

王永贵：可是别忘了，昨天晚上敌人一冲破滩头阵地，副班长的脑袋差一点没搬家，李团长不是在电话里扯着嗓子喊：“坚决守住阵地，丢了阵地我要你的脑袋！”

王 兴：(笑)到底是人民解放军的脑袋长的结实啊，不然早就搬家了。

吴永茂：副班长，(探询地)指挥所有什么指示？

王 兴：指挥所叫咱们抓舌头。

赵仁德：我保证完成任务，抓俘虏这是我的拿手好戏，(稍停)可是抓黄脸的，还是白脸的？

王 兴：(笑)白脸的。

赵仁德：军官？(为难地)什么时候要啊？

王 兴：指挥所急等着用呢，李团长说了，若是抓不住舌头，要割我的舌头。

刘 福：(愤愤地)副班长，这个任务交给我罢，活老虎我抓不着，我交死老虎！

〔从山后傳來一陣吵嚷声：“运输艦来了！”〕

吳永茂：（几乎跳起来）副班长，你听，运输艦送給养来了！

王永貴：好啊，（向山后观望，兴奋地）看哪，咱們的主力艦五三〇也来了！

〔从山后跑上一个海軍軍官，剛露头就喊：“那是一連嗎？”〕

吳永茂：（高声地）是啊！

周尙武：（上，兴奋地）五三〇艦艦长周尙武，代表五三〇艦全体指战員向你們庆功！

王永貴：周艦长，五三〇艦都带来什么了？

周尙武：大米、罐頭、餅干、淡水、山炮，还有一百多个宝贝蛋子！

吳永茂：（不解地）一百多个宝贝蛋子？

周尙武：是啊，五三〇艦給你們送来一百多个老战士。

赵仁德：（兴奋地）真的，周艦长？

周尙武：这还假得了。（指山后）你們看，那不是推着炮往山上跑呢，一个个都象个小老虎似的。

王 兴：（笑）島上的同志們，盼你們眼睛都盼紅了，看你們船来，真是恨不得把軍艦抱起来亲亲。（向战士）我在这招呼着，你們去几个人到連部拿給养去！

〔战士下，周艦长和王兴坐下。〕

周尙武：怎么样，五龙山能守住罢？

王 兴：放心罢周艦长，咱这都是在錦州受过考驗的人了，能打下来就能守得住。

刘 福：反正这么說罢周艦长，五龙山若是守住了，你給咱們庆庆功，若是守不住，你等着給咱們开追悼会。

周尙武：好样的，五龙山的战士们们都象你们这号的，敌人就是三头六臂，也别想拿走五龙山一块石头。

王 兴：后方怎么样了？

周尙武：后方的眼睛可都望着你们呢，他们每一分每一秒都在关心着你们的胜利，他们知道你们很苦，但是你们是站在解放千山群岛的最前线，只要你们守住五龙山，把马江口摺在咱们的手掌心，祖国和人民就永远不会忘记了你们。（稍停）怎么？王副班长挂花了？

王 兴：（摇摇头）是啊，这支手算是报销了，可是我还有支右手，我还可以压子弹扔手榴弹！

刘 福：（沉吟了一会）周舰长，我有句话想问问你，不知道该说不该说。

周尙武：（一挥手）说嘛！

刘 福：你是舰长，你定然比我当战士的开通，我想问你，为啥咱们打下来五龙山，不趁热打铁给敌人来一个乘胜追击，打下鯊魚島，把敌人赶出千山群岛呢？

周尙武：（搔头）这我也不清楚啊。（笑）怎么？有点沉不住气了？

刘 福：（勉强地笑了笑）有那么一点。

周尙武：要沉住气嘛，你是个老战士了，不能把眼睛光盯在五龙山这一点，要有战役观点，一个作指挥员的，他不仅看到了你们五龙山，他还要看到整个千山战役，要照顾到各个方面的配合，配合不好，弄的七紧八松，这边丢了，那边洒了，那还行？

刘 福：周舰长，你说的这些我都没意见，可是五龙山守了五天，也总该有个头绪吧。

周尙武：別慌手，我看快了。

劉 福：（興奮地）周艦長，你怎么知道？

周尙武：（笑）這还用說嘛，你沒看司令員都來了！

劉 福
王 興：（驚喜地）司令員來了？

周尙武：來了，到炮兵陣地去了。

劉 福：（興奮地）副班長，這是老規矩啊，司令員一到前沿，這一仗是手拿把捏的要打了！

梁紹亭：（上）報告周艦長，五三〇艦全部物資運卸完畢。

周尙武：（走過去，握手）好，辛苦了，梁副艦長。

王 興：劉福，該你換崗了，我到連部去一下。（走到洞口）別忘了，一會到伙房吃飯。

劉 福：（笑）吃不吃飯都行啊，一聽說咱們的軍艦要出動，肚子都不餓了！

〔王興下，劉福走向遠處。〕

周尙武：听着沒有，梁副艦長，戰士的勁頭兒可太足了，敵人他一輩子也別想有這樣的士氣。（稍停）怎么样，到五龍山有啥感想啊？

梁紹亭：感想太多了，（誠懇地）坦白的講，在五龍山上的每一分每一秒，我都在受着教育。（感動地）我們的戰士太英勇了！

周尙武：（自豪地）這就是我們人民軍隊的素質。

梁紹亭：我常常想，假如敵人的近代化裝備，換在我們的戰士手里，那麼我相信，他將能戰勝一切敵人，不僅解放千山群島是一個早晨的事，而且也有力量守住我們的南

大門。

周尙武：但是現在我們沒有。（想）是不是就可以得出這樣結論：假如我們沒有近代化裝備，我們就沒有辦法解放千山群島，即使解放了，也沒有力量守住它。

梁紹亭：（躲閃地）不，周艦長，我沒有這樣說。

周尙武：但是你這樣想過。（思索，感嘆地）我知道哇，梁副艦長，你和我在軍事上有很多意見，還是兩股勁，但是梁副艦長，你說咱們能不能推心置腹的談一談。

〔梁副艦長咬了咬嘴唇沒說話。〕

周尙武：（誠懇地）梁副艦長，談談嘛，免得放在肚子裡占一塊地方。

梁紹亭：（遲疑地）周艦長，你應該體諒我，我是一個副艦長，我不適宜於在上級面前，這樣或者那樣隨便的發表意見。

周尙武：你考慮的太多了，雖然在職位上，我是艦長你是副艦長，但是對祖國所負的責任，我們都是一樣的。

梁紹亭：（躊躇地）我是一個起義原海軍，我知道我的許多看法，都還保留着很陳腐的觀點，如果我講錯了，（擔心地）周艦長，你會不會嚴厲地批評我？

周尙武：（笑）不會，人民解放軍一個最優良的傳統，就是軍事民主。

梁紹亭：那么好罷。（想了想，遲疑地）周艦長，坦白地說，我始終不明白，我們為什麼付出這麼大的代價，來堅守五龍山？

周尙武：（興奮地）對呀，在這一點上我完全同意你的意見，五龍山戰鬥應該結束了，它已經給咱們整個戰役的勝利打

开了出路，如果能够馬上組織进攻，（有信心地）梁副艦长，我保證，一定能够胜利，一定能够把千山群島夺回来。

梁紹亭：（搖頭）不，周艦长，我很愿意向你介紹一下敌人的情况。（稍停）我們的对手是美国人亲手装备起来的第一艦队，在这支艦队里，就有一艘四千吨的“美龄”号驅逐艦，美国人称它为“南海之王”，它曾經在太平洋战争中大显过身手，有过很光輝的战績。

周尙武：（一揮手）算了罢，敌人的“近代化”，我也領教过，远在解放战争的时候，我就和敌人的“近代化”打过交道。

梁紹亭：是啊周艦长，我曾听你講过，你們曾經用两条腿和敌人的汽車輪子赛跑，但是这在地面上是办得到，在海面上，我們的两条腿，就是軍艦，就是吨位！

周尙武：（笑）梁副艦长，不要太相信吨位了，其实大吨位我們并不需要，这只有那些勾鼻子的帝国主义才需要它，跑到离它們几万里的地方来侵略咱們。

梁紹亭：周艦长，难道你已經滿足我們目前情况了？

周尙武：（轻松地）梁副艦长，我怎么能滿足呢，敌人把几条大兵艦，从大西洋那边都送上門来了。

梁紹亭：（惊异地）这是可能的嗎，周艦长？

周尙武：当然可能，这是人民解放軍的发展規律。

梁紹亭：（謹慎地）我認为这种想法很令人担心。（走前一步）周艦长，我認为在建設人民海軍事业这一点上，我們还要等一等。

周尙武：我們等什么呢？难道眼看着敌人的兵艦在我們領海

里跑来跑去，我們就无动于中？

梁紹亭：（搖頭）我相信，我們強大的海岸炮兵，它們就是我們海防綫上的銅牆鐵壁。我認為，當我們還沒有力量在海上站住腳的時候，我們就應該有耐心，應該以最大限度的堅忍性等一等。

周尙武：（笑）等到什麼時候呢？

梁紹亭：等到國家工業化，等到我們自己能夠製造軍艦，能夠製造炮彈的時候，至少也應該等到能夠從我們朋友那里，取得近代化裝備的時候。

周尙武：（有些激動）照你这么一說，我們就該把鯊魚島送給敵人，把五龍山送給敵人，讓敵人封鎖住我們的南大門，讓敵人踩在幾十萬漁民的頭上。

梁紹亭：（臉紅了，深沉地）是啊周艦長，我感到非常苦惱的，也是在這些問題上找不到出路。

周尙武：梁副艦長，不要苦惱了，不要叫敵人用“科學”“近代化”這點玩藝兒把咱們吓唬住了，其實“近代化”並沒有什麼可怕的，剛上船那時候，我不是曾經叫“近代化”吓的象在冰上走路一樣。可是今天呢，（加重語氣地）我已經能夠操縱艦艇了，我已經能夠和敵人在海上周旋周旋了，“科學”“近代化”這些字眼再吓唬不住我了。

〔李團長、王興邊說邊自洞口上。〕

周尙武：（敬禮）李團長，司令員叫我告訴你在連陣地等他。

李 震：（點頭）我知道了。你是誰啊？

周尙武：（詫异地）怎麼？李團長不認識我？

李 震：認識倒認識，不過我認識的是機帆船的周船長，現

在呢，变成铁壳子军舰的周舰长了。

周尚武：（笑）这是咱们的老规矩嘛，从无到有从小到大，再等两天啊，我这个舰长，该到敌人四千吨的舰长办公室办公了。

李震：（赞扬地）好，呱呱叫，可是技术抓的怎么样了？

周尚武：通了，船上这点事，从龙骨到桅杆顶，从前甲板到后甲板，反正都能叭啦开了。

李震：好哇，从山沟里出来的土包子，居然也掌握了最近代化的技术兵种了。（稍停）可是有一宗，可不能刚学到点皮毛，就歪带个帽子吹起牛皮来啊。

〔周舰长笑了。〕

李震：（看梁副舰长）这是谁啊？

梁绍亭：（敬礼）五三〇舰副舰长梁绍亭。

周尚武：见过罢？

李震：三个月以前就见到了，那还是梁副舰长刚起义过来，不是照过个象片嘛，就是在象片上见过一次。

周尚武：（关怀地）李团长，你瘦了，离开你还不到一个月，看你脸上的皱纹又多了好几条。

李震：（笑）那还用说嘛，一天二十四个小时，我当四十八个小时过。

梁绍亭：（走前一步，由衷地）李团长，你们辛苦了。

李震：要讲辛苦，可输不到我头上，有资格说话的还是他们。（两隻手搭在王兴的肩膀上）看这小子多倔强，手指头都打掉了，硬咬着牙说，擦破点皮……

王兴：（委屈地）李团长……